



豫章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二



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墓誌銘十三首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朝請郎胡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東上閣門使廣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銘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左藏庫使知宜州完君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鳳州團練推官高君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元豐辛酉八月己未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姚公以疾致

于州之正寢屬吏豫章黃庭堅號哭公于堂弔問諸孤

退則論撰公之世出官次躬行吏考遺諸孤使求立言

之君子銘之其孤沈沈曰實以某年月某甲子

於錢塘之某原舉先夫人拊焉維先人之治行官人所

不能言銘先人宜莫如子不得辭遂銘之恭惟此氏其

自出甚遠其後乃古吳興武康察及思慮又子以

元豐辛酉八月己未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姚公墓誌銘

元崇皆式台特宰相而元崇丞相名重天下
氏遂為中州之族與唐俱衰自仕李氏以軍伐
福業布洲鎮道使皆諱墳之子所圖藉遂歸田焉是為
公之高大夫東布州之通判之淨海也故公為淨海人
魯大夫諱某皆有濟德在田里及公起家仕至中郎累
贈先府君刑部侍郎公登慶曆初進上第由縣尉至作
州所至各有吏能言孔卷為職方郎中會新格以階寄
祿故今為列大夫嘗以博士句當廣西經略使公事廣
東西新去兵火所向瘡痍者未起公招慰拊納人就耕
食使者視成以書最知鬱林州三歲木嘗論決大辟今
天子即位遣子弟修土貢例當推恩公六子皆未仕遂
不遣子而遣其弟旁郡不能者多愧之通判杭州州東

挾漕河皆民田白藁澤岸善決毀民成功公至則為捍
水隄於今以有年其為吉州蓋以揉熟世故左右文法
又其資長者始至承前守留事訟訖盈庭速報受書數
吏不勝舉舞文吏亦以嘗公公色夷氣平徐徐區別皆
盡人情而後境中日以無事出報謁賓客一府皆驚公
忠信孝友好學不倦下士如不及任職直前不為後日
計祿仕垂及四十年奉身菲薄而棄諸孤之日衣才可
以斂帑才可以具喪而諸孤無以歸其砥礪廉節不減
占人公諱某字某年六十有二夫人某氏有封邑於金
華先公七月卒六男子長則洸慶州司理參軍滂新州
蘄春縣尉汲滌沅澣五女子適某官應昭若某官阮之
云某官劉敏脩敏脩之配既歿計以繼室歸之而未行

也銘曰

諸姚有聲望自吳興唐遷江南乃籍金陵有以武功
執戈海浦連其曾孫耕食不去公舉進士興于畝桑
勤官下邑薦者文章送軍桂嶺別駕海碣奉公恤民
如我飢渴初不赫赫去思則多及為廬陵下車以歌
宜壽富貴而不克享勒于銘詩封恨黃壤

朝請郎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己丑歿於理所
屬縣皆來弔哭越厥月己亥成集乃稽度初終圖建不
朽謂豫章黃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安可無
述其孫平仲伏哭且言實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浮
光先光母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氏皆祔焉則

會有僚詢事考德勸之 強記某字某銘詩曰

美惟畢公弼周朕國厥興來仍有萬吉卜暨卓至誠

之獻方較中原之季託梅南邦高王父與始籍浮光

有志濟美執經躬耕王父中正贈官中都先人諱京

實光祿卿公舉進士以親受福初載州燕薦書一束

丞佐秘書主簿國子牧民咸平以奉常士佐調兵食

五十七州轉粟使者借籌考牧至遠饑饉羊牛

盡改與磁維 石熙寧甲寅河食我望臨樽委粟

調護老弱降兵築室不請隣糶流者歸野止有楚麥

公厨苦病解之私贏始其去歸折券不恒持節 窮

百洲疎疎前拔康秀刻 遺贖死都尉輕車尚書

蕭蕭雍雍象服在魚川奉 朝請實維折書去

素號難附公父母之共語以不訶由是使

素號難附公父母之苦語以取訶曾是健
生戊戌歲復元首我民無以保公疾臥牖上章請老王
命休之拖紳拜賜屏藥治之跣哭者預涕孰能使之其
配趙女椒不盈升來繼婦賦汝陰之騰其宜家人願
年不登有婉淑女來自葑非壺儀柔嘉維妾李氏能
力大故哀恤應禮公子三力惠連有姜平仲和仲季
未勝衣蓋七女子伯嫁而元四歸以時三處未字長
倩孫藝滄海維揚大梁開北羅適魏相濟陰曹南任
氏元常藹藹諸胥官學譽人亦多公擇士歸女公
姿忠純言可信期秋陽皦皦表裸不施力學好問曾
次積藏有來咨求傾寫河江裨言所收齊語所記炙
穀流膏坐客壘壘奉已純約與人務博錦衣被頗不

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妄以苗推避分貲以殖李父孩
養羸露爰及昏娶吏事儒雅孔惠且明不張聲勢隱
哀索情高明顯融萬鍾應有慈祥弟友訖不中壽非
此共身或昌厥後浮光之鹿楸柏既林鏡詩立宅亶
古求今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公諱遵禮字子安唐大巨梁公之苗喬避五代亂始去

太原稍占籍湘潭間公之季年乃以孥家食于荆南而

墳墓實在陽翟祖希顏徐州錄事叅軍贈兵部尚書父

裴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亦贈工部尚書公之伯氏遵

度字元規名士也故公之學淵源近前輩有所聞則

行之必以父在試必書

大理評事知

湖州安吉縣明州鄞縣相日 平聲以大理十丞通判成
德軍通判蜀州賜緋衣銀 通判江寧府知興化軍
發運使改鹽法薦公知漣水一卑廢軍為縣改知沂州未
上選管勾牛羊司罷知沂陽一卑避高遵裕改通州於是
七遷為尚書駕部郎中賜紫衣金魚改朝議大夫管勾
崇禧觀以本官致仕以子明 遷任右朝請大夫進左朝
議大夫致仕六年乃卒享年七十有六實元祐九年正
月也勲上柱國爵西域縣開 國男食邑七百戶夫人壽
安縣君鄒氏七子長則名遠 次明復前河南府左軍巡
判官次明權蚤卒次明通郊 社齋郎次明忠假承務郎
次明述明昭三文子嫁通直 郎吳克禮蘭溪尉沈道宣
德郎沈遜在安吉時馬尋守 湖州少公恐不任事安吉

大姓俞氏所為多不法前後令不敢擊俞氏私釀酒推
 牛會客公捕得劾治尋大驚曰乃能如我少時在鄆縣
 縣中號無訟乃築亭觀延閣八章望之袁民與講學士
 子頗歸之袁民集中有與狄之論事則公出在興化時
 邑中仕家十八九賓禮秀孝推折強宗與溫承秋蘆之
 陂漑南北凶洋民食其功去而祠享之其為通州颶風
 壞民廬舍老幼夷處勞來勸戒不以遺後人公天資敦
 厚不道人短長仕官且然其所知雖大利害以與人不
 知資已待僚屬盡敬見其一女保薦不以疑似小過輕
 絕之元規早世嫂劉夫人少守二女公事嫂撫孤子
 不愧古人退居與父老放曲未嘗入謁府縣訖于牖下
 言笑而終不以疾痛嗚呼可以無媿矣明遠將以紹聖

改元之明年元月奉公之根合葬於陽翟之張洞壽安

改元之明年元月奉公之柩合葬於陽翟之張洞壽安
縣君之墓則表乞銘於豫章黃庭堅昔余舅氏戶部尚
書亨公擇元規婚也數為余道子安之為人今子安後
歿不得公擇銘其墓銘非余其誰銘曰

良吏循仁父母小民事不赫上故走于塵天下長者
為人不疚商財計功則在人後嗚呼狄公睦家甚雍
政問得民不問其逢康寧壽考德則自好不富其橐
以仁為寶膺上韓城其望其芳公宮其中詔以銘詩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黠棘道人字復之曾大父鄰大父某皆隱約田間
父晏始命君棄耒為諸生及君仕於朝累贈至朝散大
夫君幼小執養事師趨庭問膳自有度量識者以為此

兒當立王氏門戶果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什邡縣主簿縣與綿竹縣俱調夫築洛口堰其功十萬鄰邑憂不辦君酌民言而賦功省公能愛民力不闕月而成遷通泉令通泉歲饑甚若不待報而發廩久不雨至是而雨聯有千頃渠堙廢不知其始其旁短戶積歲不能入賦君因其民願決其源二十里注之江歲以大熟民畫像祠之熙寧中中書房檢正官熊本察訪陝邊路青苗免役法任君定奪兩路役法及州縣應廢者以君為能使者交章薦之改中書省著作佐郎本薦君可任提舉常平詔引上殿會耳聵不能奉詔乞得監味江鎮茶場以憂去服除轉運使苗時中饋軍興奏君管勾文字討乞弟師還以瘴癘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矣君請

以運糧虛舟載之分責吏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

以運糧虛舟載之分責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
殿最所全活者十七八以軍功吏考遂改承議郎之恩
遷朝奉知既而歎曰吾聞人言憤也終不可以立於
朝於是請老而歸年始四十有八遂放浪江淮山水間
歸而治大宅開花園築臺榭與父老歌舞之如是十年
乃終享年六十初室陳氏生二男四女而卒追封金華
縣君繼室張氏亦蚤卒追封華陽縣君男曰洪以任為
太廟齋郎大邑縣主簿曰源舉進士女嫁進士廖亶陳
處義程遵道其季居室洪卜以元符二年十一月葬君
於西岸之白水近朝散君之兆而來乞銘復之於庭堅
同年進士也雅聞復之為焚道之鄉先生人所愛敬近
乎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故叙而銘之復之少時貧

甚富室子弟會于州學召一儒生講春秋君造講席而
儒生揮之君以怒去歸杜門讀春秋一月乃從儒生質
所疑儒生不能答君因為諸生講之皆得聞所未聞
其從仕未嘗營私先國先民凡吏事它人所難辦君當
優為之諸公要人聞君才多欲推之於要津君曰豈不
欲往無如病何其以人才為己任者未嘗不歎也君於
文無所不工睥睨立成或不加點而文理粲然可觀坐
客有豪俊者欲以多窮之君下筆如流水坐人皆驚其
於事親居喪盡歡盡哀於兄弟朋友譽其賢者以勸不
肖於四方游士為之依歸生館之死葬之於其黨之孤
獨衣食之教養之使男有室女有家於鄉鄰其有無而
致其惡至其無賴者眾會唾辱之里人畏之甚於刑罰

性狷介不能容人之非州縣有過舉輒上書論之昔孔

性狷介不能容人之非州縣有過舉輒上書論之昔孔子為叔向流涕曰古之遺直也君尚似之其銘曰
復之其頡而疑而歧桃李有實其下成蹊羔豚之割
我有餘乃善刀藏之施於有政蘭臺石室如君者幾
以病去祿不濡其尾可祭于鄉知德者鮮我文昭之
尚以行遠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渭字象之實清河張氏有以工部侍郎致仕贈司徒諱去華者始居洛陽蓋君之曾大父也光祿少卿致仕贈兵部侍郎諱師錫者君之大父也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贈中大夫諱景伯者君之考也君天資孝友敏於吏能其家居不問有無樂以市義雖廢疾不年而為

子為吏皆可紀中大夫公老在家性剛嚴少可君年最
少事之盡其權初仕為蒲陰主簿吏不能弄以事去為
臨穎主簿以廢監牧有勞遷涇州觀察推官軍興佐使
者糧餉辦薦者交章改宣德即知飛烏縣值元祐初改
復差役君悉取故役書治其久而委其僚陰察其財力
戒吏具戶版等色而虛其名姓期日會民於廷曰某服
某役某服某役一邑吏皆驚民睜相視而定飛烏於梓
潼為山邑不當孔道而公帑市絹居一州之半君盡得
它邑之財力請均歲市之籍力爭之乃見聽是歲減三
之二去而民烝嘗之以疾監西京糧料院疾益侵以承
議即致仕而卒得年五十有四娶李氏尚書駕部員外
郎育之女先君卒十有二年追封昭德縣君子曰羽孫

曰竊二女子長歸進士及第蘇大壽而卒次歸進士朱
倫君卒後某年當烈聖五年某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
洛陽兵部公之墓次時公之及狀君之行事來請銘
銘曰

張起清河以文震驚衣冠濟濟吏有能聲正國兄弟
干將發刃斷蛟刺犀揚干帝庭君有家法其鍊其斧
小試則然而命不偶我銘其坎以怨坎壈

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公諱革字孚道魏夏津人大父諱用之滁州全柎令遂
為全柎人父諱頓婺州永康尉嘗有陰德永康紀之歿
殿中丞以公伯仲贈大中大夫公舉進士為襄州司戶
參軍以憂去調真州楊子主簿遷池州貴池令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廣德軍建平縣通判韶州就移知南雄
州課為廣東第一擢知吉州課又為江西第一除江西
轉糧官徙湖南居數月寢疾歿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元
祐三年四月某甲子也公由少年書生治經術為州縣
吏遇事力行所聞天性精於吏職其所至必令行禁止
貴池民兄弟相與訟田為垂涕說同生當相盡以恩義
意兄弟皆感涕去方便者行新令給青苗錢公不格詔
令而實予可貸之民使者按常平錢不盡予民取文書
視之皆如今在建平當熙寧甲寅乙卯歲饑饉公舉力
政勸發廩所全活以萬計南雄州有吏胥鬻獄把將長
短不可治聞公嚴能乃匿去為外臺吏公下車盡得其
辜秋蒞法郡內肅清比人官死嶺南者調護其孤

為之道地使得食得歸其事米鹽人不厭其細也

為之道地使得食得歸其事米鹽人不厭其細也

吉州日蹙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而魏綸上
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告諸令後所增鹽勿以為
課為郡獎善士勸不能去其甚汗德意茂美御茲黠吏
有轡策能左右之故元祐初御史按察南方而公為愛
民吏近臣交薦才任監司朝廷當用之而公捐館舍矣
公娶獨行沈君士龍之女封安仁縣君子男朋早年羽
秀州軍事推官 行茲同時中進士弟珏亦有藝文女
許嫁進士江與京諸孤序列公之世家能事來乞銘曰
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公于全柵之原又再使來速銘
公之兄蔚深道與余同年進士予又於羽有雅故故叙
而銘之銘曰

嗚呼乎道維出蘄上少吏于政有親有嚴食之衣之
睦其不咸治夫如小察民肥瘠我牧不煩其羊戢上
公居是邦民畏失之迨其去歸思而述之方行萬里
天實鑒之有蘊孰能揆之羽竝行茲棠棣偕止
而珥暮子鄂不辭上我視其興則公受祉

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府君諱弼字商翁陶氏蓋柴桑諸陶有諱矩者避地將
家占零陵之祁陽矩生燭上生鈞贈殿中丞殿中生岳
仕至職方員外郎贈刑部侍郎是為君考府君少孤志
行磊落權竒左詩書左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為一日
千里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晚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毋
長沙大君上昔夔曆中莫匪諸唐懷州南山溪鈇

長沙大君... 吳... 諸... 廣... 州... 南... 山... 漢... 欽
擢那諸提點刑獄梅坡召君俱行頗用其策謀君亦分
軍薄嶼得挑油平太平峒於政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
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籍二廣政以書召君掌
機宜乘驛至曲江政檄君下美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
賀蔣偕一軍沒餘衆潰入山林賊聲勢張甚君以便宜
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
持徇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
吾君曉以大義迺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政罷去不為
功然政在朝廷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
君久以迺為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
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
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

歸極懇惻不聽就丁內艱徒行奉喪歸葬祁陽奪哀以
 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儂智
 高千餘衆皆就耕食君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
 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君知辰州又奏君不
 上吏課者二十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
 晏自攻伐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以知邕州又用
 宣撫使辟知順州四遷為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年
 六十有四終於順州之官舍娶丁氏錢塘縣君生子通
 冠而死以兄之孫同為通後授郊社齋郎六女長嫁寧
 鄉尉嚴介而卒其五居室君不治細故獨以文章為喜
 尤號為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其家機曾能得
 士死力智度閩深調護不虞不見走用遷倉卒大軍常

倚以為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進士同甘

倚以為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走士同甘
苦不以遠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夏斬斬以約
信為威嘗請柳桂靈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
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廼用之於今為功廣源酋長
劉紀數請和市太平寨規覘國欲生事徼功者吹噓助
之君伐其謀後數年和市議下劉彞沈起之事是矣順
州草創存亡不可知受命即上道折箠指撝溪洞晏然
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槩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
以易君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於桂林表裏事母
孝謹白首盡其驩平生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
非錄錄者元豐二年十月丙子葬零陵之金釜山下銘
曰

武夫面牆文吏疲武維此康州俎豆軍旅烏合其兵
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難行權處女脫兌
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已時其飽饑康州用士
可赴深溪子拊惇發姑息夷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
藥不韞手漂絮終身或千戶封奇偶匪人梓慶為鏐
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以義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癢
我安養命民得休養邊陲之守不必推鋒我銘康州
式勸士功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尹氏鄴郡人宋有天下尹氏以武功顯建
勛起佐命終滁州刺史贈太子少師生女輔佐熙陵是
為淑德皇后

中宗珪歆州刺史

中崇珪歙州刺史年潮州生也壽任內以狀閣門生不
輿元輿耿介有祖風不樂為吏肆志江湖間而歿于
姑蘇初為姑蘇人君姑蘇之子也以恩補三班借職累
遷至西頭供奉官終于潮州兵馬監押得年六十有五
娶錢氏先君卒二年三子公庠舉進士有聲先君卒五
月公亶實承其祭其季未名兩女嫁進士薛彥輔右班
殿直張克已孫男女四人君有知數敏於事幾歷官七
州苟可以益公家使民盡心不受一毫其在潮州趨吏
功尚不衰君歿後太守按行城壘府庫無毛甲事不經
君規畫歎其才為揮涕晚仕嶺南英循潮三州士大夫
落南方者君以禮意接其人物而推衣食以字其孤未
嘗問篋笥凡今出從車騎蘊籍而歸家與妻子商出入

會計毛髮者君所笑也君仲氏宗奭能官而孝友拊君之孤歸女教男甚有恩意舉君夫婦及公庠之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序葬於長洲虎丘之原謂其交游豫章黃庭堅曰宗奭之伯氏父子淑善而不遂以客死乞君文使我傳不朽遂為誌而繼以銘詩曰

孝友秩秩兄弟琴瑟同安共恤在官夔夔勸功度宜不求自嬉顏色笑語禮能惠寔見義孔武祿不對其長固安其藏尚其嗣之昌

左藏庫使知宣州党君墓誌銘

党侯河中河西人而長於京師應進士舉不利以小校從土韶在秦鳳入熙河每戰輒有功三遷乃得下班殿侍權邕州永平寨押伴交州進奉使到闕下河東安撫

使曾布奏充淮備差使權石州葭蘆寨兵馬監押充河

使曾布奏充準備差使權石州葭蘆寨兵馬監押充河
東第九將部將又差權吳堡寨麟州神木寨樞密院批
狀指揮發遣赴闕陳邊事党侯言西夏得并敵之利而
諸路無先發制人之兵大緊制賊之道四一曰大舉二
曰淺攻三曰進築四曰招來往者病在用其一而廢其
三故無全勝之威以制其救竊謂四者不可廢一但有
先後緩急因賊強弱之形而制之朝廷錄其言行下諸
路乃授河東第六副將改第二副將元符初乃知橫州
安化蠻犯宜州州將楊應辰射中臂不能軍經略司以
党侯對移領溪洞司事賊退又受其降乃復還橫州崇
寧初竟用党侯守宜州安化蠻又犯省地侯與東上閭
門使統制黃忱戰勝於卸甲嶺安化三州一鎮皆降於

是策其茂功遷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蓋崇寧元
年也自下班殿侍十八遷而至於此兄遷官多以戰功
超資減年略無一官以歲月積也明年遷左藏庫使而
卒於宜州管下實八月丁卯享年五十有四初室曹氏
蓬萊縣君繼崔氏長安縣君四男子曰渙三班奉職曰
溥三班差使曰湜曰澤五女嫁進士曹錞數月錞死今
歸在室餘未笄孫男女四人党侯年二十餘從軍在軍
中三十年常以不欺立名節及其為州奉身潔清不取
秋毫為吏無日不勤曰不如是不足以報國省閹獄訟
事如毫髮許不當情終不快曰不如是民不得其所事
有利於物如拳而犯法如粟終不為曰法不可不守也
責僚屬以名分甚嚴

得罪去也

之日飲無複衣歸無餘費可觀其者父守節不棄也

之日歛無複衣歸無餘貲可也 如其者父守節不喪也
党侯諱光嗣字明遠曾大父 素大父諱宣秘書省著
作佐即父諱武西頭 奉官贈 右屯衛將軍渙等將以
謀年月日葬 於河中府河東 祿之原而乞銘於脩水
黃庭堅實為之銘銘曰

党侯繩繩持廉好清由微小 志人以至專城節不衰止
身未耄老夭奪之耶而喪其室 河東之原宜栢宜松
坎其阻深作侯寢宮我為銘詩式告無期曰此庶吏
之丘勿壞傷之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君諱復字辨翁其先鄧之南陽人其上世有為龍游令
者不能歸而家於陵井遂為陵之井研人至辨翁閱五

世矣曾大父歸惠為州吏當李順亂時諸郡皆尚威斷
凡賦所註誤以盡殺為功歸惠條其重輕過故為等差
抱法律等於廷所活且百人謂其子慶之曰吾後當有
與者及爾子孫皆使為詩書慶之生君者願仕至太子
中允世父崇尚書屯田員外郎兄震朝請大夫韓氏遂
為陵州衣冠族姓辨翁既任中州有田於葉故今為葉
人初辨翁尚小自知求師云從世父讀書登進士第調
瀘州尉盜殺人而執舍旁子掠服之令謝病不敢予奪
君釋之而趣捕盜出將刑者非真盜已而果然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玉臺山寺務司玉臺供施傾天下惡少
年多竄僧藉中上下囊橐為姦號為不可措手君擿其
魁官置于法按簿書皆得名物代州將防禦使馮行已

為其府判官命軍興時河東轉運司何當公事方是

請為其府判官會軍興辟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方是
時部使者懼之與皆須一調十君請竣期會法而調以
實民用不擾再遷太常博士通州鳳州州久不治君與
滯補敗寬而不弛府事簿領一二以名召之郡以最聞
是時民冒茶禁日或千人至有貼妻賣子入償不足而
繫有司君上其狀皆得釋然使者以為是沮吾法遷通
判鳳翔府君治民用法寬治吏用法急蠹吏不能堪乃
以綱目疎漏事訟君會使者衙前沮法事即惡奏君坐
停見任官君方具本末求對獄涇師奏君前所坐非罪
乞以為佐從之涇來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七初室馮
氏藍田進士行敏女繼室張氏壽光縣君冀國勤惠公
女三男子孟堯夫季易夫皆有學行仲浚夫舉進士雄

州防禦推官知秦州清水縣三女嫁利州司法參軍趙
丕西頭供奉官馮維方廣濟運司戶參軍王望之君幼
少重遲不戲長而端方論事與友是是非非不卹嫌怨
授易春秋於蜀人龍昌期常稱慕李拙筠之為人人以
為君莊重寡言作文詞務體要斷獄深原其情挾治姦
欺豪吏奪氣言人之所不敢言蓋有贊皇之風云君歿
後十有六年當紹聖四年冬某月某甲子曉夫等乃克
葬君於郟城之原使來乞銘銘曰

韓遷并研澆微以湮厥有陰德里中稱仁瓜綿於後
既碩其實有斐辨翁其音秩秩自少為吏慈哀於職
匪求生之求得其直論事計可不隨風波有挫其鋒
君益淬磨以小觀大以近知遠不振不年心亨事蹇

不羨之西潁川之郊卜宅固安昌而後葉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禹德州德平人字希儉年二十舉明法及第補栞
城尉名能捕盜奏徙棗城尉棗城盜為不發調德榮主
簿兼縣事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為歲蠲四十萬罷官民
追送之又為永州軍事推官權邵州武岡縣武岡溪洞
蠻蜂出燒民積聚郡治兵令民入保君從數騎入其巢
穴曉以禍福其酋請殺始事者二人以平以憂去服除
授資州錄事參軍兼司法事始至將佐皆易之見其決
獄乃大驚郡有難辨事輒倚君改大理寺丞知北海縣
俗喜屠牛私酤君陰籍其姓名區處具䟽壁間民相告
曰是不可犯遷太子中舍知樂壽縣事遷殿中丞改奉

議卽樂壽南皮縣金隄兩間使者度繕隄以障水利南
皮而害樂壽南皮令以私書誘樂壽仕家子得其願狀
告部使者使者下書問抑民狀君會民金隄乃得南皮
私書而焚之曰南皮令亦欲自便其民顧不善謀耳當
報以德以願者寡不願者衆報使者通判汾州遷承議
卽恩加朝奉卽察舉吏曹不岐而趨辨汾水被隄稱噤
永利西監君督護作暑雨中工休乃去以故得疾以元
祐八年七月丙辰卒得年五十有九喪過汾市多隕涕
者看喜讀書善射在官居家長者愛之德平王英狀君
行事如此英言行有物宜可信故紀焉君曾大父思齊
大父誠父芝皆力田而芝以君贈奉議卽娶張氏繼室
趙氏安德縣君男曰樂來案案女嫁蘇某張潞郭彦匠

張繹張頌有季居室葬以元祐二年六月丁酉徙於某

張繹張頌有季居室葬以元祐二年六月丁酉兆於某
縣擊壤鄉之西源宋墨衰來乞銘三反而不懈乃于銘

銘曰

吏優於檢姦或賄或殘勤民惠郵吏或舞其筆嗚呼
君潔可以馭吏惠可以扶弱孰能不克修怨以德勤
事怠食瘁不媮怠其施不遐惟畀之畜力耕者不穡
尚其子之食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高甯喬君彥柔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豫章黃庭堅曰吾
家世籍在昌邑而遷高密居高密蓋五世矣三曾大父
以善治生以財雄善里中吾大父喜為俠振人急難以
故破家產而貧先人乃讀書年十八舉毛詩學究授咸

陽縣主簿吏以年少易之先人發其姦賊即罪邑中皆
驚令貪政疵賴先人得善去鄰邑有田訟十年不決先
人行田所視文書一語決之歷海陵臺城縣尉為石州
錄事參軍掌和糴倉郡將以和糴蒙錢數十萬資公帑
諭先人更印曆先人執法不聽至訶怒終不移罷石州
調中年主簿陝西轉運司聞其材辟賑濟同勾當公事
以憂去為延長令又以憂去先人事父母篤孝居喪毀
瘠再丁內艱遂以衰白欲不出仕鄉人強之乃調河州
軍事推官對移蘭州又調鳳州團練推官提刑司掾先
人決階成州滯訟不幸暴疾歿於成州之葉亭吾母王
氏繼母呂氏馮密士大夫之妾先人以元祐五年十月
捐館舍明年先人又棄世

以時葬將以元符二年某月日葬於公鄉人父墓

以時葬將以元符二年某月日葬於公鄉人父墓

以時葬將以元符二年某月日葬於公鄉人父墓次
堅曰棘道為令奉公敬決訟平持身廉清淨寡言君子
也其言不妄視其子而知其父可銘也推官諱啟字廣
叔享年五十有六三男長則彥柔前進士棘道令次彥
中舉進士有聲次彥直尚小女子嫁進士劉極銘曰
才於為吏小試牛刀應於臨民不犯秋毫直於事上
怒不目眦不極其能又不耆耄繫逢不逢不在巧拙
我銘其丘告後勿伐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府君諱庸字景回潁川陳氏也徙京兆萬年唐廣明之
亂以家入蜀遂為眉州青衣人曾大父延祿大父顯忠
以季子貴贈兵部侍郎父希載以府君贈大理評事蜀

亂更五代不解故大理而上三世在野府君始與季父
希亮族弟諭學於成都天聖中俱登進士第縣令名其
所居坊為三俊初授澧州推官調潭州觀察推官長沙
縣孤女有父時田產為其族親所冒沒訴於州縣部刺
史累歲不得直府君被檄按之一語而決盡歸所侵地
以故湖湘間田訟皆詣所部求決於府君在湖南凡決
疑獄二十二再調雅州判官嘗攝名山夾江籍三縣政
事多見紀舉監成都府市置院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
以父憂去終喪屬太夫人春秋高不赴銓集者數年終
養父之乃調歙州判官三司戶部以監茶場舉知光州
光山縣府君上書言光山號為邑小民醇今者繫獄常
數百冒禁者十九願弛其禁而征之所棄子民者未

多而刑獄大省不報歲畿州將命錄官富家粟諸縣爭趨

多而刑獄大省不報歲饑州將命錄富家粟諸縣爭趨
令府君獨格不下且言曰勸分固天之道而此邦無巨
室焉得粟而分諸終不可得罷光山吏部流內銓上其
課引對在庭會有羽書以西師不利趨召二府按邊吏
瑣計兵食罷所引選人子循資是時府君年五十有三
歎曰吾筋力益盡於州縣矣因告老去買田築室於淮
汝間曰潁川吾故郡也宴居十年乃終蓋嘉祐十年五
月壬戌府君白首好學不衰以義將其氣不為瓜瓞葛
藟以親附人亦不靳然為崖壁其於吏道如良農知田
如鉤匠相木然為縣常加意於尊爵俎豆以時脩其禮
物旌其處士秀民人又知府君之蘊非俗吏之所能也
喜作詩不加琢磨而能自達其意蓋恬於勢利之言也

其在田間不亢不汙有古之仕焉而已者之風初室劉
夫人有婦行卒時年三十有二男子皆前卒二女子
嫁進士潘景繼室樂夫人能勤家事姑孝謹喜讀唐書
能講道其世故興衰士大夫賢不肖老而記憶不衰壽
七十有二生六男而三不淑存者曰架槩渠皆舉進士
女其一病在室不能婦嫁內殿崇班耿端彥者其季也
樂夫人及見孫男女十六曾孫男女三府君捐館舍二
十九年樂夫人既祥乃克葬於光州固始縣淮安管鴻
鵠之原二夫人祔焉槩娶庭堅之女第以婚姻之故來
乞銘府君之行義可銘也故叙而銘之銘曰

其生也不汲汲其沒也不洄洄窮瀆之泉也達于達

鴻鵠之翼不媒于澤燕雀階天不忤不悔生安其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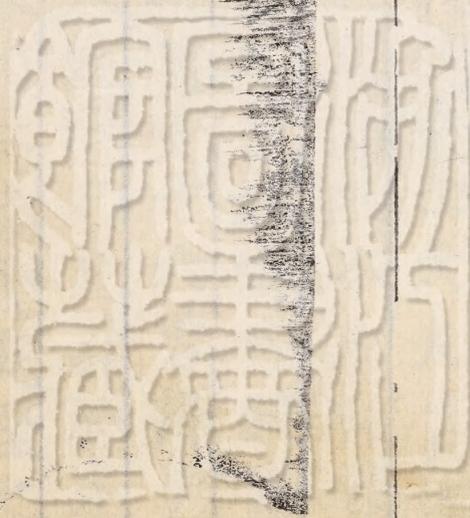
鴻鵠之翼不嫌于澤燕雀階天不嫌不悔生一安其邦
沒葬其鄉兩嬪鴈行同城也而不同藏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二

二集十二

三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二十三

黃庭堅詩集

務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三

黃庭堅曾直

墓誌銘十三首

蕭濟父墓誌銘

王力道墓誌銘

晁君成墓誌銘

劉道原墓誌銘

黃幾復墓誌銘

陳少張墓誌銘

張大中墓誌銘

胡宗元墓誌銘

劉咸臨墓誌銘

李元叔墓誌銘

李仲良墓誌銘

楊寬之墓誌銘

張子履墓誌銘

蕭濟父墓誌銘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諫大父漢卿皆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孝恩意甚異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熈寧中忽自廢不為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就於廷得一命歸而歿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段氏生六子男曰暉曄麟玕二女為歐陽志郭欽正妻初濟父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間居且二十年於書

無所不觀尤好二孟子昔帝素問咏其英華以治氣養心

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間居且二十年於書
無所不觀充好孟子黃帝素問咏其英華以治氣養心
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興於學逮其欲出
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
為之銘銘曰

玉寄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為朋章貢合而流清不舍書
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鉤其深得意日新力耕
孔耘食其薪陳其妃能系以奉補紉調護諸息其擯其
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儻而遇合富貴蝶蝶牛羊賓客
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榮不滿曉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
心為田而智播稷穫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場名里曰
雙秀才宅斯立龜筮告猷安只樂只無廢無圯

王力道墓誌

吾支力道諱肱王氏蓋瑯琊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
其世家序列史官文獻相望有諱某者於其鄉有德沒
而其配崔夫人與門人子弟誅其行曰恭睦先生是為
君考庭堅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先生尚無恙得
入拜崔夫人於堂以兩孺子同學問相愛故兩家親亦
相愛力道長予二歲而少成獨立無兒子氣食飲臥起
與書史筆墨俱後七年比歲以鄉舉士俱集京師甲辰
丁未歲相從也力道與時律身甚嚴而與人極愷悌於
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文章初不經意睥睨左右下
筆媿媿不休熙寧癸酉邂逅夜語於西平客舍謹厚端
文甄敘人物有性致予知其在困而不惰也又二年客
山陰與予力追與往時大異沈浮間井間得酒不擇

處所遇屠販如衣冠愛之者以為似畢茂世光孟祖之
為人而力道自言與二子異人亦無以命之或謂力道
窮不偶懟故自放於酒中吾以為力道智及此殆不爾
如是三年終以酒死得年三十有五無子有遺文未輯
夫人張氏猶尸其祭既祥張氏又卒於是崔夫人七十
餘歲矣哭之甚哀力道之兄撫州軍事推官將舉棊睦
之喪兆於臨朐之龍泉而葬力道於其域謀曰知吾弟
者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請
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則以狀來庭堅其可不
銘銘曰

嗚呼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
厚不昌其後壯士溺於酒萬世同流今也何咎我圖作

銘或慰其母兄維金石之壽

晁君成墓誌銘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
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酒充
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諸偶人仕遇合
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廼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
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君成處陰匿跡
家居未嘗說為吏及為吏極事事有不便民上書論列
甚武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
任君成按事并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
心於所諉不為之作槁矢也仕官類如此故不達少時
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稱愛之晚獨好詩時出奇以自

見觀古人得失閱世故艱勸及其所得得意一用詩為

見觀古人得失閱世故艱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為囊
橐熙寧乙卯在京師病臥昭德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
榻前抄得比終略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
清厚深靜如其為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
不盡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耻
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所難補之又好學用意不朽事
其文章有秦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
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
其志願而不哀其不逢君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遠矣
而中微有諱迥者事某陵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
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
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

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
補之女嫁某官張元弼進士崇一作助賈碩陳琦三幼
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
之呂原其詩曰

不潔雪以媿清不關墮以徒汗林麓江湖魚鳥與為徒
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羶人謂我愚人爭也人
謂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餘浮沈兮孔樂
壽考兮不忤高明兮悠長忽逝兮不可作河濁兮濟清
任丘兮佳城御風兮驟雲好游兮如平生深其中廣其
四旁可以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栢兮茂好對爾後之
人

劉道原墓誌銘

道原高文劉氏諱恕持極羣書以文學擅名一世年四

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凝之葬道原於

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温公十國紀年序為銘納諸

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次此兩公

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

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歿惟道原一子義仲在論者

歸咎葬非其所故義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遷葬道

原于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敘及墓碣義論

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

獨以温公為知己温公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

堅何以加焉義仲三請曰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
人遺事為誌終不得辭則敘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

天下記籍文無美惡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記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面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為吏發強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游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荆公善而忤荆公與陳廩公善而忤廩公

爭言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省於死

而不悔者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
一、佻易卞急遇事輒發
二、狷介剛直忿不思難
三、泥古非今不達時變
四、疑滯少斷
五、勞而無功
六、高自標置
七、擬倫勝己
八、疾惡太甚
九、不恤怨怒
十、事上方簡
十一、御下苛察
十二、直語自信
十三、不遠嫌疑
十四、執守小節
十五、堅確不移
十六、求備於人
十七、不恤咎怨
十八、多言不中節
十九、高談無畔岸
二十、臧否品藻不掩人過
一、惡立事違衆
二、好更革
三、應事不揣己度
四、德過望無紀
五、交淺而言深
六、盛譴不知止
七、任性不避
八、既論議多譏刺
九、臨事無機械
十、行已無規矩
十一、人不忤己
十二、而隨衆毀譽
十三、事非禍患
十四、而憂虞太過
十五、以君子行義責望
十六、小人非惟二十失
又有十八蔽
一、言大而智小
二、好謀而踈闊
三、劇談而不辯
四、慎密而漏言
五、尚風義而齷齪
六、樂善而不能行
七、與人和而好異議
八、不畏疆禦
九、而無勇
十、不貪權利
十一、而好躁

檢嗇而徒費欲速而遲地闇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
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
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
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
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激
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蔽患
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
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疑之忤世不容弃官老於廬山
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
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
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義
仲和叔稱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稱篤行不卒

繼死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樂力其家一女嫁秀州
司法叅軍孔百祿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其
大者銘曰

貧夫所爭烈士所弃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其
勇近仁其子守節對子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
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靜
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溫公補衮
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溫公論政以學為原浚
川積石學深其源溫公忽忘劉子典學我為銘詩式告
後覽

黃幾復墓誌銘

吾友幾復諱介南昌黃氏古曰西山已數世不知其

所從來父晝以天文經緯言人事時耦如神幾復與其
 兄甲皆授學其父試以迎日求五緯法曰先得者傳焉
 甲以二日幾復以上日其父曰甲可世家亦可為儒而
 二子皆以卒業幾復年甚少則有意於六經析理入微
 能坐困老師宿學方士大夫未知讀莊老特幾復數為
 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為非得莊周後世亦難趨
 入其軌代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
 之予嘗問名消搖游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鹽耗
 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
 內游於世若是准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已不悞隨向
 郭陷莊周為齋物尺鷃與海鷗之二蟲又何如乃能消
 淫乎其後十年王氏父子以經術師表一以六非莊

老不言三...復曰微言可...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

老不言于。復曰：微言可以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
價於咸陽而與稷下尹辯哉？熙寧九年，乃得同學究出
身調程鄉尉，論民事與令不同，而直移長樂尉，舉廣州
教授。嶺南人士承幾復講解章句，聞所未聞，稍有知名
者。改楚州團練推官，知四會縣。新興民岑探自言有神
下之，越俗機鬼，相傳數郡，推宗焉。新州捕得探兄弟妻
子，繫治探，欺野人言吾能三呼陷新州城，不逞子及老
弱從者以百數，至城下言不效，皆潰去。而新州聲張以
為豪賊，挾襲攻城，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官軍所遇
新水行商皆殺之。亦檄幾復護搶手策，應幾復察童政
部曲多不法，即自言經略司不隸，將下得以土丁捕賊
且言童政所效首級莫非王民，斲已瘞之棺，劊方娠之

婦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其後皆如幾復所言用
薦者改宣德郎知永新縣幾復仕於嶺南蓋十年故中
朝士大夫多不識知其至京師也言約減二廣丁米事
頗便民諸公將稍用之而幾復死矣蓋元祐三年四月
乙巳娶胡氏四子一男曰槩三女長嫁梅州司理叅軍
王鎮次許嫁番禺王達季尚小幾復孝友忠信可與同
安共危喜言天下奇士胷次隗磊不以細故輕重人蚤
與詩人袁陟游亦工為五言似韋蘇州其客死達調其
棺歛又護其喪歸葬請銘焉達聞義士也尚能保佑其
惇發銘曰
嗚呼幾復信道以後時見微而不戮啓予手足子歸不
辱西山之封其清所築太史司馬實多外孫文歸有子

其似斯大

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衣陳氏曾大父顯忠贈尚書
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郎父諭職方員外郎
知蜀州及叔父太常少卿希亮兄太子中允庸同年登
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
葉縣而葬于洛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奇書
異聞無所不讀銳意舉進士三絀於有司乃歎曰吾為
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溫
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
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
欲聘奇士与游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不幸死矣享

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
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遠猶之女六
男子寧之三 班奉職寬之完之學進士宰之宜之察之
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朱麓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
諸子乃克葬君于蜀州之墓次而寬之走陳留乞銘於
予予曩為業尉与君游相好也又与君有連其可不銘

銘曰

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亨白駒兮過隙拱木兮同聲佳
城兮鬱鬱水深兮卜吉谷為陵兮見白日勅予銘兮詔
勿伐

張大中墓誌銘

亡友張大中父太尉諱九門海豪士所謂張遠也自六

中讀書數千卷其論說古今治亂與君臣之義遠有素

中讀書數千卷其論說古今治亂與君臣之乖違有事
於時者之得失至於豪傑而在山林一言一行有繫於
作者之序及文章足以配不朽之事者皆能講說貫穿
數千歲間便未嘗涉其流者聞之亦粲然若撫其會予
初得友於汝州葉縣知君不但學問優於人也其智慮
淵泉操行冰玉為吏於窮鄉而百事裁以繩墨如居口
達之衢吏胥竝文而為姦因憤以售欺君鉤索深隱不
縱毛髮也又善治盜其治盜時貸其魁宿作耳目跡盜
之蹊迹而必得以故部中無盜然天資強毅不能以聲
色下人諸公罕能知之薦君於朝者亦十數輩然其人
無國士之度不能極力推挽致君於通津故君以蔭補
右班殿直累官至內殿承制歷監南京左藏庫汝州石

唐鎮揚州三溝巡檢定州松山都巡檢通遠軍兵馬都
監年四十八以卒初大尉喜論兵舉事風行電擊至君
敦厚儒者左規右矩然不臧否人物飲酒數斗論事益
精明猶有太尉之風大中諱杰宋人初室侍其氏族德
縣君繼室蔡氏崇仁縣君八男子斐德州脩武令基庐
州舒城主簿圭堂塗壘室皆進士四女子長嫁潁昌
崔德孫餘尚幼大中卒以元豐七年九月而葬以其十
二月窆于太尉之域後四年斐基始來乞文碣於墓大
中予少時酒友予數年來以病不卒酒而大中卒木既
陰泫然流涕刻詩宰上詩曰

昔在元豐王師即戎屢奏膚公河泚西東棄矢如蓬將
重小校崇級分功鑄印不給其緡若與臺小子皆二

石君在通遠則優為之或啗以利曰吾忍為萬物並

千石君在通遠則優為之或啗以利曰吾忍為萬物並
流金石獨止思君凜然猶有生氣躬不受社將在其孫
子

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其鄉二十有
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厲操行客游高
安太子中允蔡仲舒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為闕書館留
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常數十百
人致溫飽以奉之宗元貶衣損食推贏餘以煦其宗待
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詞氣自下趨人
之緩急而解其紛號稱長者汜年四十築草堂於高安
之魯公嶺捐十萬錢買官書無所不讀務為汪洋無涯

終日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意時事藝松竹灌圃畦
 隱約林丘之下蓋二十年蔬町稻塍松行竹塢少壯致
 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為壽藏於魯公嶺謂諸兒曰吾百
 歲後猶安樂此宅也熙寧癸丑里人強起之廼行應詔
 宗元丘墓在新喻救世矣故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
 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它文章以自悼其屈於
 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
 事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痺終焉
 壽七十一有息八人四男子也伯曰遵度仲主簿君也
 叔曰遵義季曰章女適某郡鄒沂某郡周刊某郡羅彥
 臣皆學士大夫也有季居室孫二人男格文重慶宗元
 知氏諱乘卿宗元其子也曾六父寂仕江南特為兵曹
 大父諱父諱皆不及仕蔡夫人以諸子

明年正月丁

大父腆父志皆不及仕蔡夫人以諸子一明年正月丁酉奉窆窆如治命則以狀來乞銘遵道吾僚也遵度及諸弟皆力學請銘又應禮乃作銘曰

孤童羸露勇奮厲兮求學與友甚競彊兮義不獨豐燕宗黨兮温温愉愉柔縣鄉兮牛衣懷壁自貴珎兮老竒不耦致時命兮鬱鬱壽宮敏松竹兮平生樂只永安宅兮

劉咸臨墓誌銘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群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將卜塋咸臨于九江之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

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
我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之棄
令穎陰築屋南康迄至于今春秋八十懷寶陸沈父恕
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柏斯掌宦世蹇蹇不祛其
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秀于林臯爰發雷聲
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懼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
則清奧欲自為家轂而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
佛老君得其書奉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
死危斲其棺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圖夏屋伐木山積
未支棟楹林火湯熄母曰嗟予子不亢劉宗兄曰嗟予
季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下遂刻詩下泉慰獎其志

九江宜松窳而藝之尚泚松聲詠予銘詩

李元叔墓誌銘

元叔李氏諱堯臣世為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生
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道
上嘗有可願之色元叔居大學數年舉進士不効無以
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秩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終
喪遂不復仕母大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叔
承顏養志秋毫不違內友愛二弟厚薄如砥外接士大
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門者未嘗辭以故也
親近交游仰之以喪葬恃之以昏嫁待之以炊者至不
可數歲凶躬行間巷飢者與粟疾者與醫捨不祭之骨
至不可數浮屠人為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

倚之以除鬚髮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荊州元叔云經
營鄉學數年乃就不問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為師友割
田毛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年多知詩書元
叔之力也元叔元資樂易好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蒙
急難之義它日或賁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
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夏六月朔旦入侍母夫人
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
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
愧矣又常所與往來為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問遠者
人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延
見諸生少焉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
至則起坐曰趣具衣衾吾逝矣家床與享年四十有

七未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室張氏庭堅嫡母之

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室張氏庭堅姨母之
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二月葬元叔
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
連又相好實泣而銘之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
靈枯骨義及孤惇是宜耄老忽其隕傾母哭妻啼以哀
籲天弗貴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尚信然

李仲良墓誌銘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為荊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
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
母之女因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雖平生親
舊於稠人廣眾中忽有人言黃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

荆州元叔問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
 已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使來衣食我留僅僕給使
 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繼歿此時未識仲良也竊
 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減
 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荆州魁梧長者也與
 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荆州仲良三年一作來問疾不懈
 別去數日聞訃凡余與其交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
 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駟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補
 郊社齋郎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
 官君曰吾寧殺人以為利耶卒核實本爭漁鬪死爾再
 謂上饒尉中書舍人姚勗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
 直者姚二王名以君惟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飽

十家豈賢守志息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今以

十家豈賢守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今以
大夫人春秋高不行年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
十月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
域葬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
曰遜女皆未嫁其弟晉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廣
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游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
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頡頏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
不展不熾一作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尚闕陵谷

楊寬之墓誌銘

公諱恕字寬之本河東人遠祖某唐末見中原亂甚將
數子官于蜀因求便利田宅居之一人家于普州一人
家于梓州一人家于資州三族皆以衣冠傳其舊業有

諱某者以儒學有聞於蜀王氏欲官之不可遂隱約銀
山厓當時以為處士之秀處士生繼安繼安生仲明仲
明生翺翺君之父也君為童兒日誦千言師以為不煩
我同舍生皆為不及稍長酷愛春秋左氏暇則繞楹誦
之同舍生試取木窻間按之自初至終不繆一字有王
由先生者砥礪名節以教鄉閭之子弟來學者必考其
素至君來依然受之曰此諸生之表也君於書無所不
觀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取之論學取友是是非非終
不以寒微貴勢奪其名實其與人言行有操治家理財
皆有繩墨耆艾趨庭親年已八十餘奉養能致其繁紹
聖年春正月不幸以疾卒於牖下享年六十有一疾章
矣親友問焉則曰死生之說我自知顧大人春秋高入

子葉寢門而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黃氏有子曰中師中

子棄寢門而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黃氏有子曰中師中
師之子曰綰綰以曾大父之命來告曰寬之克家子不
幸而死中師有疾不能將命敢使綰以進士馮儀狀乞
銘重言十九使此子不隨世磨滅實有望於門下問其
親黨曰寬之誠善士馮君之言不安則許銘之綰大父
卜以元符元年冬十二月壬午葬於內江縣安養鄉西
南山之下從曾大母黃夫人之兆日迫矣銘不可緩則
敘而銘之銘曰

我行三巴林谷菁深僵臥絕壑攬柶十尋匠人營國一
購百金獨閱歲月異材陸沉用君之能渠不富貴以遠
不收可笑而喟樗櫟穢象又何足賴內江東流其山頽
頽其栢其松其檉其楹從母安宅以慰孝思

張子履墓誌銘

外兄張子履歿後十年當元符之己卯其子協奉其母
安氏夫人之命以四月癸酉葬子履於蜀嚴道而來請
銘曰先君和易得於自然敬畏則有家法從事二十餘
年不出州縣未嘗感嗟年五十九病在果州顧言曰吾
平生力行所聞未嘗遇知己我死汝求立言之君子銘
吾墓吾不朽矣敢以銘謂於舅氏某謝不能而不聽則
為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而家成都成都亂
甚乃家于嚴道今四世矣家故饒財而好施歲具布褐
百疋以給老貧行之不倦施而不報以救世有諱闇者
一舉進士第前此雅州未有進士鄉里以為榮觀萃官
太常少卿其公琫尚書工部侍郎君諱其子履字也

大常少卿... 其父... 疎尚書工部侍郎... 其子... 字也

侍郎之孫少卿之子少卿蓋三聖以胥氏也封仙居縣
君曰錢氏追封仙源縣君曰黃氏封長壽縣君君胥氏
出也仙源愛其愿且死盼君不忍訣長壽未嘗許諸子
迎侍而君官果州請之而行可以觀其孝矣初為叩州
火井尉時少卿知韶州歎曰人乃奈何遠出親側乃割
俸之半以奉韶州曰極知無益且脩子職在火井時甲
寅乙卯叩州大饑君卹窮民以數萬茶場興吏以自盜
繫獄君嘗諉此吏請圭田未入或曰此吏有善馬可取
償君曰人方急難取是於我何有既而官沒其家資君
不悔也進士吳時邑子也君禮之超然異於諸生已而
時再登第有能聲士以此多之火井四考父老至今稱
其廉其為嘉州司理叅軍凡獄有法重於情法難明必

奏讞侍御史周尹出按屬鄣君上便宜六事尹歎其材
會尹入奏未達京師而補外不果以聞其後以錄事叅
軍佐簡州果州便於私而戾於法必就法戾於法而便
於民必予民平生未嘗以善于上官上官亦罕知之時
時作歌詩文章以自見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者也君亦
三娶初娶史氏尚書屯田郎中安世之女再娶黃氏處
士黌之女又娶史氏忠州司法叅軍襄之女子曰協長
壽君於某為姑處士之女於某為從妹長壽春秋高而
康強史夫人博學而能文恩親當銘况行治可紀耶其
詩曰

年運而氣剛不列其方仕蹇而心亨不汙其清有韞
不發以文自謁老萊之婦能誄其夫之死靡它詩禮

其孤龍門之丘在漢嚴道從先人居式追其孝
不發以文自擢老萊之婦能諫其夫之死非它詩禮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一十三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四

黃庭堅魯直

其辭論明之立五氣羅血於未入吾左也其筆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四

黃庭堅魯直

碑銘碣十五首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全州盤石廟碑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黃龍心禪師塔銘

福昌信禪師塔銘

園明大師塔銘

法安大師塔銘

智悟大師塔銘

非熊墓銘

叔父和叔墓碣

蒲仲輿墓碣

宋粹父墓碣

徐長孺墓碣

章明揚墓碣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
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
孫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
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更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
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縝
等十有一人卒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

第... 公之... 葬... 壽... 公初室下... 縣... 君...

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附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
既銘其墓共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考告於太
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
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
兖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絕史公
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某兩娶司農卿諱琰之
女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技更守十二
州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
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戚侯絲萬有魏昭獻栢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
師用賢智有興鄭公正觀同功暮作司徒繩其祖風
胡服變夏衣冠南奔太尉初筮起歛婆源陪臣仕主

有庸有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初無避畏
象魏燒燈猝嗟視成內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
論罪請懲詔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梧州不夷拊之
除用人七俾調養之士不菽麥令無賦之恤刑邕桂
遂領轉輸男女質沒蝨戶口租計免請糴夷夏以蘇
淮蔡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邇愛民郵國少常金魚
持節番禺吏宴姑息民媮蒲魚塹海新城竇墉作渚
工十一萬公私告懼人言無戎公迄奏功遷諫大夫
猶以誚公蠻掠五管盡銳廣府汲者負戶五旬不去
廣人堅壁用奇走賊謗者斂衽天子歎息侍郎工曹
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五千公訓兵食佐王貔虎
望公旌旗兒得父母逃逋四歸稟給惇慈部吏封冢

道無疆尸公作京尹人達巨室子弟以家吏史不

道無僵尸公作京尹以達巨室子弟以家吏史不覈
察獄色詞取諸懷中又其機祕隙不容風有嬰其止
齒牙為猾飛語上聞以越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
天子休之寵賜勞嗟以塞商胡道河六塔是非分廷
詔公閱實歸報不可不用初謀捐二百萬商胡北流
致師蠻荆公議撫納土師禦我不交曲直奮其武功
禽獸彌之終以公策也子順來廣府任土荔子蔗霜
餘歸執政脩用歲常有凶史沆告公包賄詔使按劾
以凶即罪荆州澶滑進官吏部為開南陽持節安撫
歸節請老杖藜角巾娑娑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上
淮水繞宅風聲鶴唳無御賓客既壽而藏可思不忘
脫身風波委蛻於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溫茶好賢

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事恢七餘地不試則有偶奇
嗚呼鉅鹿誰之不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抵公窺其處
曾不容車印章繫上天奪鬼瞰啓予手足公則無憾
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墮墓門有詩
來者詔之在予後之久其有能子亦有能孫聿脩其
似之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故
魏城人而家於此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
用不盡其才而威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勵精
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
安無吏天下復時重吏士古官之自從點刑獄楊守

奏言格分... 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巡檢儂智
高反邕管陸... 其歸師將... 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
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阨灌陽亦曾官
軍破賊民至今以為老幼不失業王某之功願擢守全
州天子從之侯... 入境全民驩呼迎道侯之為州樂易明
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惡無動人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
逋四歸樂生... 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
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尉以十數率為白望漁奪於
市又以十數率為河巡脅取行商權賣三渡資民或終
日不得往來開內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鋪戶鹽
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
斑竹箭箨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弊

一日蠲除我知此而一謂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為邦勤
民不倦而其僚奉職亦已無瑕而其吏畏賅治夫子廟
興民學表孝子廬與民行治軍有犯無隱聽訟立決無
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
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為
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于西盤石寺隅臨官道歲
卜八祠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享民永嘗也宜全
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
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以材擢西作坊
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之意噫循吏之無稱
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為詩遺全
民以王侯記并刻之王侯終文思副使太原郡關感

今以子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為吏所至多可稱述弗著
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齋云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
生兮不以金帛丘在含山兮侯安此宅全山之下兮
松栢蒼蒼至于雲來兮日遠日忘我民奉侯兮歲歲
烝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甘綠橘兮薦清酒鼓
坎坎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為舟兮雲為
馬嬉于川兮獵于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邦為來者
師兮我民受嘏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于戎州未至而
訪其士夫夫之賢者有告者曰王默復之廖及成吏其

人也。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文章，為後進師表，褒善
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一坐。鄉人之為不善者，
必悔白，豈可使復之聞之問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
有古人所難。遂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為師。
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之遊士以為依歸。竊自喜曰：雖
投棄齋土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戎州而訪之，則
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太息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
士，王全狀其先人言行來乞銘。遂敘而銘之。敘曰：維廖
氏得於子周，至唐乃有顯者。唐末有仕於鍵，為不能歸，
留為蜀人。至縣第五，其笑大父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
宅，以業其界而自治。生因為戎州著姓。生二子曰：瑒曰
瑒，瑒有文行而不得門一珠，以奉議郎致仕。恩之，以議郎

瑒有文行而不得門一珠以奉議郎致仕恩之以議郎

李時翰至宣德郎瑒有子曰昇謂遜翁遜翁天資魁
梧性重遲不兒戲長而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
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尚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
士至禮部有司罷之而不愠也居以幾年哭而哀不衰
猶有思慕之態奉其母夫人溫清定密能用曲禮使其
親安焉士有負公租將就杖者遜翁持金至庭曰願以
此輸逋錢免廢一士有司義而從之士俗病者必殺牛
祭非其鬼遜翁嘗病親黨皆請從俗禱焉遜翁曰不愧
於天吾病將已天且劓之於禱何益望中嘗薦士應經
明行修詔者上下皆以為可遜翁獨不可既而不果薦
識者以為然年四十遂築南園曰吾期終於此遜於人
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遜翁幽居獨樂非其

所好姻家鄰室不覲也如是數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
之哭之曰天奪我成叟吾衰矣娶河内于氏生三男二
女男則鐸次構次桐長女適進士李武次在室鐸以元
符元年十有一月壬申塋遯翁於夔道縣之錦屏山於
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
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嗚呼可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遯翁遯於人乃其不逢全於天乃其不窮初若
泛也考於仁而同中若隘也考於義而通卒而不病
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入蜀
生德言為山南東道觀察使因不能歸占籍於眉山

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應靈縣應靈至者明嘉
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見蜀一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
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八
毒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翊
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干試於眉州又干
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游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
多多委束脩于門遂老於瀘州妻子或褐不足君熙然
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
者雖鄰不覲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如也未嘗有私謁
既晚莫不及仕進閑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
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
夫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

四子鑄銅鎬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川之上白芳之原自天和而上皆葬眉山而葬瀘川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川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銘曰

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財計級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緼袍後禿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華匏竹瀘川洋洋樅栝其岡勒銘詔藏尚其嗣之昌

黃龍心禪師塔銘

師諱祖心黃龍惠南禪師之嫡子見性諦當入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器為之道地雲峯文悅發之脫略窠臼遊戲三昧翠巖可貞与之住持黃龍山有二年

遊居卷頭二十一餘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遷居菴頭二十餘年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一

沒葬骨石於南公塔之東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七日

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

王誥之請也初南雄州始興縣人氏子為儒生有

聲年十九而月有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乃往依龍

山寺僧惠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年與試經業師獨

斷業詩奇之遂以合格聞雖在僧次常勤俗學眾中

其多能久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律三達橫逆乃棄去

米入叢林初謁雲峯雲峯孤硬難入之師慰誨接納

乃決志歸依朝夕三載終不契機告悅將去悅曰必往

依黃蘗南禪師師居黃蘗四年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

明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參決

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一
莖斜僧云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
師歸禮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踴躍
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
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
見自了吾則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水陸沈於衆時往諮
决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
曰不然但有纖芥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橫天
迴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翠巖既剝諸方諸方
蹊為真點曾見師即云禪客從黃蘗師兄處來未見有
地頭者否巖南了却在地頭汝能不孤負汝
師後來

及南公... 黃蘗南公分座令接後來

及南公遷仁黃龍師住就泐潭畔月講學蓋月能以一切文字入禪悅之味同列或指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師聞之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迹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宗見揚傑次公而問黃龍之道恨未即見次公曰有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聞之亟至章江見師在僧堂後持經問曰非心公耶對曰是揖坐而歎曰達磨一宗將掃地矣因劇談道妙至會萬物為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有犬臥香案下師以厭尺擊香案曰犬有情卽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答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刺法何曾會物為己公立於是參叩鄭重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

坐道場化俗談真規墨鉅四方歸仰初不減南公時然
師雅尚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來解去乃得謝事閑居
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師三辭
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起師器資請所
以下應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
百六以前無住持事道義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
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謂之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
言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五百遣呼之耳此豈可復為
也器資以此言反命師直由吳致書願得一死不敢以
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
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潔已以進無不攝受
容有匪人不保其性正於本色道人參承諮決鑪鞴鉗

掃殿切妙密故其所傳法子冠映四海雖極內外和

容有匪人不保其性正於本也道人修持法鑑諸師

梅溪功妙密故其所得法予冠映四海雖博通內外而
指人甚要雖直以見性為宗而隨方啓迪故撫內外書
之要指微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已自觀悟則同歸
歸則無教諸方嘗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師曰若不
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孤禪皆
語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
師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忘四十年
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
人未見之或生慢疑謔承顏接辭無不服膺庭堅
記前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未瞻窳堵實深安仰
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師之嫡子惟清
所撰行狀銘曰

風承風記
承風記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啓
二界為家皆是吾子實無等差宴坐經行無資生
病而須乳侍者行乞泐潭百丈住成法席國不入
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為宗王官作牧驅羊西
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鍾魚轟轟如垢不醜脫枯以
淒淒林丘龍蛇混居雷熾電收抱道在勞不誰不
及其震驚萬物時雨師之於道日行木空譽日之
勞而少功

福昌信禪師塔銘

禪師名知信出於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為生師
幼則根慧觸事跡通無憂恚疑懼撫會而言或非里中
語說又况在江賓御提綱中宗所得魚之之父兄為品

業年十二身於親去家為釋子奉持頭陀甚苦山行

業年十三身於親去家為釋子奉持頭陀甚苦山行
夜逢虎師祝之曰使我得持如來衣作世間眼老當不
害我虎因背去年二十有六乃誦經應格得僧服平居
與衆勞侶共一手作衆作少休師則問道常有禪老
記師當為法幢蓋所游非一師最後入夾山遵之室遵
雲門偃之曾孫含光匿跡如愚似鄙惟叢林中行甚深
智者可知耳師之入室不陟階漸如石投水如箭鋒相
直如即印泯其深禪妙自自有錄余嘗書其後云維福
昌信老峭立萬仞壁於夾山影中印全提般若考也師
之接人不為驚濤險崖闕鑿閉距然非相應者終不得
其門而入今其書其在可考而知也在夾山任直歲與
座餘十年藝杉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為田住福昌寺

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食寢飯破屋數間於今廣廈
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
妄用苦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聖賢
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菩提
之密行不愧斯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巳酉不升
庚戌湯浴更衣辛亥臥疾翌日蚤晚曰正午矣起坐
逝閱世五十九夏坐三十三以其月庚申道俗門人
百葬師於福昌善禪師塔之左江陵居士劉瑾以狀
請曰禪師道眼清淨戒地堅密願得石文以告永
為銘曰

巖巖空堂首出萬物泯泯默默與衆作息誰其信之
山迹具此眼者百世同轍稱性之印印空成文

林泉市廛有子有孫大行... 亦不行... 世...

林泉市廛有子有孫大行三薰骨亦不朽出見世間
千萬年後

圓明大師塔銘

大師號無演出於天彭張氏幼童英烈不甘處俗年十
五弃家事承天院寶梵大師昭符七記之曰此子它日
法中龍象也年二十以誦經落髮受首楞嚴經於繼舒
舒沒卒業於惟鳳文昭受圓覺經肇論於省身受華嚴
法界觀起信論於疏顏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凡此諸
師皆聲名籍七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已又從諸儒講
學於書無所不觀於文無所不能至於曲塾學則無所
不妙解清獻趙公始請師登法席師於楞嚴了義拍掌
極談席下道俗如飲醇酒無不心醉如肉貫串處七同

其義味蓋於此一經心融形釋出入內外篇籍風行電
擊無不如意又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勝師默然心許
曰此自在吾術內矣又作大悲觀世音化指字以崇閤
極天下之殉工琢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為莊嚴之冠
不知師之游戲也中年喜葛洪內篇延異人諸士將以
丹石伏物皆為黃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師不悔不怒它
日遇之禮之如初此可以觀其德性也寶梵既沒二親
又耄期去世乃謀南游曰吾聞南方大士有若禪心有
若克文有若善本者命世亞聖夫人也不可行觀道
焉元符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興之卓乎律裁其非凡
器也是歲四月甲辰憩渝州覺林禪院不疾而示化僧
臘二十有七其弟子曰闍曰雨曰觀曰燈曰印曰本曰

以其年十一月丙午奉師遺骨藏於寧息元師塔之西而

豈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師遺骨藏於寶光師塔之西而
來乞銘銘曰

蛻蟬于東歸骨于西皆我法界不憾不疑諸子矯上
不尚有造其能似之

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
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
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已沒則依天衣
義懷雖蒙天衣印可猶極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
雲禪師法秀尤与之友嬉經論入微為同業參玄人不
二為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蹟鉤深靡不經歷年三十
有七歸在臨川初受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

以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
杭二湖上天台四明沂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木嘗
失言亦未

寧之延恩等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

以為十方始至草屋數椽敗牀不實師處之超然縣尹
裴士章欲糺合豪石為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

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裴以師苦白因
止不為師亦住十年凡安眾之地冬燠而夏涼鍾魚而

粥鍾魚而馬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

復料簡商略為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微疾

其人月卒未終于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一

壽一普觀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山教動人

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

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息人視之不堪其憂於
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
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
師發書一笑而已予舊聞禪師爲有道而陸沈者每歎
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
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
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
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
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
知住山規矩當如是於是追跡行李摠其化緣起滅如
此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種子

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認得祖契如是而坐
為萬物王是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
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冒佃
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偽契筭其丘角一九非九
謂傳密記目盲為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
見地不真與萬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
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絕學無為終日修行
出入生死無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
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
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
來者敬禮

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表寶月大師慧雲狀其師懷
謹行業始終求乞銘予聞謹游王公戚里四十年委金
帛如山未嘗留一錢褚中度門人百八十有二禮其勤
舊而敬養其罷不能內外無間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
是宜銘故叙而銘之謹賈姓開封民家母劉氏夜姬夢
旛干出青囊中占曰干出於囊萬夫之望兒不為家人
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而骨相與問里兒異九歲依普
明道者歸恭出家經梵禪律無所不學落髮而左右普
明於緣事盡心力不受一毫普明沒即以謹知院事謹
於經行輒作佛事皆赫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
浮圖壞謹力新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嘗過人之門聞
者傾施其半縣官住之閱二歲而崇成繚以周廊復屋

十倍其初費萬萬計於是 詔廢印經院以經板千六
萬畀謹刻印賜之凡謹賜服號名及它錫子皆以行業
聞不錄錄因人也僧夏五十有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
出一日生以大中祥符辛亥九月丁酉沒以元豐乙丑
十月戊寅而葬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
村之崇臺云表有謀略處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
沒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文孫辟
相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

維智悟祥於天為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刃維德
機與事會勞而不伐丘山其成之下仞其有捆載而
歸之以躬為律杖履其信之孔欣孔時垂寡者順之
以彼易此士夫或吝之有似有續我銘以洵之

非熊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
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苗先大
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憑象為吉祥以為門戶所寄兒
時黥黑脂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
歲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
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於儒生藝事無所
不學雖不造微要旨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
例婚晚伯氏元明實大父時而為非熊收舒城趙氏婚
禮成而非熊不說竟棄去由是頗浮沈於酒中亦自恃
其命曰我生日在甲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
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書器磨欲以恠奇

鈞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友聞其家世欲以
女予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街不祛
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耦雖婚而無後孤
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其不壽

叔父和叔墓碣

黃氏自婺州來者諱瞻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用為著
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吳楚地犬牙相入處也著作為
縣使兩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相移食故湖南馬氏亦
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者二十年其後吳楚政益衰著
作乃去官游湖湘間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無若
分寧者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上著作生元吉豪傑士
也買田聚書長雄一縣始宅於脩溪之上而葬於馬鞍

山馬鞍君生中理贈光祿卿光祿始築書館於櫻桃洞
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故諸子多以學問
文章知名黃氏於斯為盛而葬於雙井光祿生茂宗字
昌裔昌裔高材篤行為書館游士之師子弟文學淵源
皆出於昌裔祥符中國學試進士以木鐸賦有司以王
交為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士
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裔賦示考試官曰
使舉子能為此賦何以處之皆曰玉交不得為第一矣
胥則以實告諸公相顧絕歎考校時實不見因懷賦上
殿有詔持收試及試禮部叅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
士劉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登科授崇信軍節度判官
流落不耦卒餘杭而葬於雲岩潭上崇信生育是為和

叔和叔為兒童時伯氏長善將諸兒出教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而雨落翁與媪相撲此何等語和叔率爾對曰陰陽不諧耳長善大喜田命策和叔馬先諸兒和叔博記覽為文辭立成性真率論事無所迴避稱獎子弟文行如出於己嘗試於有司不利因不復出力田治生守先人之業獨至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廢書雖不光顯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娶游氏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公驥皆為進士曰仲愈早卒女二人適建昌錄事叅軍余宏進士夏蒿和叔卒於熙寧二年八月而葬以其十二月先于脩口之原元祐八年十二月諸子乃克礱石碣於墓上庭堅竇泣叙始終而為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入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溫嗚呼和叔
白首方冊泉涌於筆不疲於吃萬金之產一子傾之
前無以裔之後無以承之嗚呼和叔司田以迹我耜
我穡以燕孫息脩水濟沅源若甕口達于江漢不閉
其父嗚呼和叔松檟在豐澤爾本根茂于子孫

蒲仲興墓碣

府君諱遠猶字仲興本河中寶鼎人在唐為仕家從僖
宗幸蜀而失其官遂為成都民故曾大父勲大父裕父
亮皆老于田府君少而能賦與文弟幼芝俱有聲於劍
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與其夫抗衡而府君亦
登慶曆六年進士第中州士大夫問蒲君與女弟並時
有文以比前世班固馬融翕然稱慕之府君詞賦甚嚴

學詩易太玄皆從蜀之大儒講授有師法命竒不耦為
綿竹尉移集州梓州司理繼丁內艱皆不行服除父之
不出益自刻苦於文學不以不逢故懟而況浮田里間
也父老期以遠大後數年乃勸之就調河南尉薦為臨
晉令移閬清令病緩不能拜移疾去而況舟於長風沙
幾死旅次齊安斲春蓋二十餘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
羸老亦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于家生
於大中祥符之辛亥歲沒以元祐之壬申年夫入張氏
尚書駕部即中和之之女前府君三年卒葬斲春南之
瀆山下二男曰穆曰稷二女嫁眉山陳綱河南王蒙亨
前一歲自為石誌曰人謂我不逢我豈不自知生不病
寒餓年踰八十亦乾坤中一幸民矣此則以茲地埋我

親等既奉治命以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舉府君之柩

穆等既奉治命以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舉府君之柩命
於張夫人之丘又乞文於其友黃庭堅碣於墓次俾來
世勿剪其松柏焉

宋粹父墓碣

宋粹父歿後二十有四年其子澤乃克以子葉吾友陳
祐純益實為之銘澤與其黨謀曰先人守明而表晦既
得陳先生銘諸幽又得吾舅氏文碣於墓其可以無悔
乃來乞文謹按宋氏管城人有諱白者為翰林學士承
旨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公者君之曾大父也以文
章顯於時其後儒學稍衰至君天資朴茂不事失皇考虞
部君居喪治葬故有成人之風人曰文安其有後乎安
貧養母不治生業篤於詩書或顛倒冠裳而性淡然於

流俗而追古八與之游或見笑於閭巷而長者稱之伯
父光祿君欲仕以官君不受而推其兄琬也而舉鄭州
進士第一享年三十一不及仕而卒夫人官城張氏生
一男子澤也張夫人與余皆戶部尚書李公擇之甥故
澤謂余舅也余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洪德父民師
李安詩據及料父游皆外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藝文
於余有切磋之益今皆弃余而死矣而余白首落蠻夷
中衰棄不復能文喜澤之能持門戶為宋氏故與碣文
君諱班粹父字也其文曰

猗嗟宋子柔而不廢重而不伎不規
惟其開闢是其相
細不瘞其義
可及也子不疚焉
開上可及也猶有鯁焉相上不可

徐長孺墓碣

徐長孺姑蘇孝友文與之士也幼少刻苦讀書多見博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故數不利於有司乃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取法江南高士劉渙凝之之女亦有賢行熙寧初與夫人歸寧于南康不幸病卒于婦氏年四十矣有兒曰武少數歲劉夫人念兒幼未可歸乃旅殯于南康之僧舍後十五年武始能扶其柩歸于六合是時君母彭城太君劉氏春秋高莫敢議窆事崇寧二年彭城既合葬于金紫之塋劉夫人及武乃亦葬君其縣之馬鞍山君諱彥伯長孺字也父諱執中尚書屯田郎中以季之子戶部侍郎彥孚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初室龍圖閣士且學士鄭公向之女繼室尚書職方郎中劉

公立言之。長孺鄭出也。戶部劉出也。使武能立長孺門戶以葬祭者，皆戶部之志也。於是武以戶部任為永州司法參軍。武有二子曰望曰詵。孩童而機敏。劉夫人者老康強。乃謀曰：汝先人不可以不銘，故使來乞銘而碣諸墓。則叙而銘之，謹按徐氏初非姑蘇人。唐末避亂去，鼓門而家于揚州之六合者，既數世矣。而金紫遷姑蘇，雖田宅在，姑蘇猶反葬于六合云。銘曰：

生故之艱，不可忍言。無祿無年，有銜下泉。其子其孫，尚迪有造。刻詩墓門，俾來有考。

章明初墓碣

章明初字洞山，分寧縣之石觀人。石觀與余所居雙井阻溪，余在雙井，明初嘗三日不來，來則器啜劇飲。

夜醉驅馬渡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

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
明揚未嘗不竭蹶而趨事且人且一而事皆辦鄉有闕
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
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
下安平詼詭譎恠之士虛老田野亦無足恠也元符之
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堦以書走戎州來告明揚死矣
且曰將死謂如堦以余之死累其曾直余為之出涕而
為文碣其墓其文曰

鄙夫舌反平地蹇嶮明揚坦坦鄙夫嗟咨戚老羞卑
明揚熙熙鄙夫乾沒刮利次骨日明揚安拙鄙夫在堂
校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憤引觴簡不廢弛稽古不售
教子雪恥四十蓋棺人謂之短也吾頃之長彼意耄老

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某氏八羞十顯藻如堦如篔
尚克有造石觀之峨松竹造天卜宮其洄洄何千萬
年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四



五曰休文隨交制
亦莫六八所制
不天平寔歸歸
委余青與映身
昔也對父蘇許外其間耕韓補谷如督意法
即翁未嘗不此
故無難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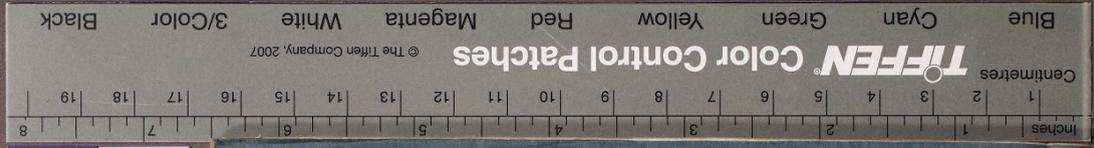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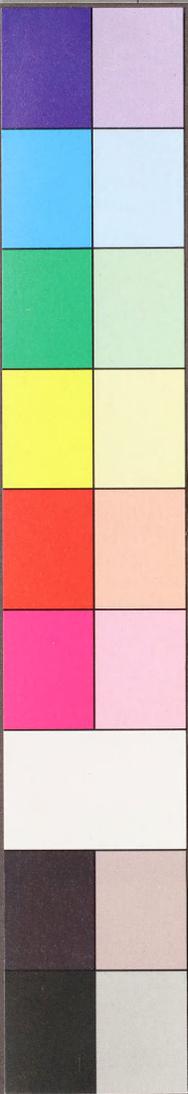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19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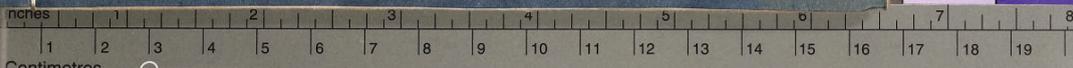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浙東圖書館藏書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